國語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晉語七

國語卷第十四
晉語八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晉語九

陽畢教平公滅欒氏

平公六年，〈平公，悼公之子彪。六年，魯襄二十一年。〉箕遺及黃淵、嘉父作亂，不克而死。〈箕遺、黃淵、嘉父，皆晉大夫，欒盈之黨。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，生盈。黶卒，祁與其老州賓通，盈患之。祁懼，愬諸宣子，曰：「盈將為亂。」盈好施，士歸之。宣子執政，畏其多士，使城著，將逐之，箕遺、黃淵等知之而作亂。宣子殺遺、淵、嘉父、司空靖、邴豫、董叔、邴師、申書、羊舌虎、叔羆。〉公遂逐群賊，〈群賊，欒盈之黨。謂智起、中行喜、州綽、邢蒯之屬。逐之出奔齊。〉謂陽畢曰：「自穆侯以至于今，亂兵不輟，〈陽畢，晉大夫。穆侯，唐叔八世孫、桓叔之父，晉亂自桓叔始。輟，止也。〉民志不厭，禍敗無已。〈厭，極也。已，止也。〉離民且速寇，恐及吾身，若之何？」〈速，召也。〉陽畢對曰：「本根猶樹，〈本根，亂本，謂欒氏猶尚樹立。〉枝葉益長，本根益茂，是以難已也。今若大其柯，〈柯，斧柄，所操以伐木。〉去其枝葉，絕其本根，可以少閒。」〈閒，息也。謂滅欒氏而去其黨。〉

公曰：「子實圖之。」對曰：「圖在明訓，〈訓，教也。〉明訓在威權，〈言既有明教，在威權以行之。〉威權在君。〈言不在臣。〉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，〈掄，擇也。常位，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。〉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，〈逞，

快也。〉是遂威而遠權。〈遂，申也。遠權，權及後嗣。〉民畏其威，而懷其德，莫能勿從。〈言皆從君。〉若從，則民心皆可畜。〈皆可畜養而教導之。〉畜其心而知其欲惡，人孰偷生？〈欲惡，情欲好惡。偷，苟也。〉若不偷生，則莫思亂矣。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，〈誣，罔也。以惡取善曰誣。謂欒書弒厲公，然民被其德，不以為惡。《傳》曰：「武子之德在民，若周人之思邵公。」〉欒書實覆宗，弒厲公以厚其家，〈覆，敗也。宗，大宗也。謂殺厲立悼，以取重於國厚其家。〉若滅欒氏，則民威矣。〈威，畏也。〉今吾若起瑕、原、韓、魏之後而賞立之，則民懷矣。〈瑕、瑕嘉；原、原軫；韓、韓萬；魏，畢萬之後：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。〉威與懷各當其所，則國安矣，君治而國安，欲作亂者誰與？」

君曰：「欒書立吾先君，〈先君，悼公。〉欒盈不獲罪，如何？」〈言盈不得罪於國，為其母范祁所譖耳，如何可滅。〉陽畢曰：「夫正國者，不可以暱於權，〈暱，近也。言當遠權為久長計。〉行權不可以隱於私。〈以私恩隱蔽其罪，無以正國。〉暱於權，則民不導；〈不可訓導。〉行權隱於私，則政不行。政不行，何以導民？民之不導，亦無君也，〈與無君同。〉則其為暱與隱也，復害矣，且勤身。〈復，反也。勤，勞也。反害于國而勞君身。〉君其圖之！若愛欒盈，則明逐群賊，而以國倫數而遣之，〈群賊，盈之黨。倫，理也。〉厚箴戒圖以待之。〈箴，猶敕也。待，備也。〉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，罪孰大焉，滅之猶少。〈猶少，滅之恐少。〉彼若不敢而遠逃，乃厚其外交而勉之，以報其德，不亦可乎？」〈謂賂其所適之國，厚寄託之而勸勉焉。〉

公許諾，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，〈祁午，中軍尉。曲沃，欒盈邑。〉欒盈出奔楚。遂令於國人曰：「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，將授立之，得之者賞。」〈授以爵位而立之。〉居三年，〈後三年也。〉欒盈晝入，為賊於絳。〈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。魯襄二十三年，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。夏四月，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。〉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，〈襄宮完固，故就之。《傳》曰：「奉公以如固宮。」〉欒盈不克，出奔曲沃，〈《傳》曰：「晉圍曲沃。」〉遂刺欒盈，滅欒氏。〈刺，殺也。《傳》曰：「晉人克欒盈于曲沃，盡殺欒氏之族黨。」〉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。

辛俞從欒氏出奔

欒懷子之出，〈懷子，盈也，出奔楚。〉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，〈執政，正卿范宣子也。〉從欒氏者為大戮施。〈施，陳也，陳其尸。〉欒氏之臣辛俞行，〈行，從盈也。〉吏

執之，獻諸公。公曰：「國有大令，何故犯之？」對曰：「臣順之也，豈敢犯之？執政曰『無從欒氏而從君』，是明令必從君也。臣聞之曰：『三世事家，君之；〈三世為大夫家臣，事之如國君。〉再世以下，主之。』〈大夫稱主。〉事君以死，事主以勤，君之明令也。自臣之祖，以無大援於晉國，世隸於欒氏，於今三世矣，臣故不敢不君。今執政曰：『不從君者為大戮』，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，以煩司寇。」〈敢，不敢也。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，煩君司寇以刑臣。〉公說，〈說其執義。〉固止之，不可，厚賂之。辭曰：「臣嘗陳辭矣，心以守志，辭以行之，所以事君也。若受君賜，是墮其前言。〈墮，壞也。臣無二君，若受君賜，是有二心。〉君問而陳辭，未退而逆之，何以事君？」〈逆，反也。〉君知其不可得也，乃遣之。

叔向母謂羊舌氏必滅

叔魚生，其母視之，〈叔魚，晉大夫，叔向母弟羊舌鮒。視，相察也。〉曰：「是虎目而豕喙，〈虎視眈眈。豕喙長而銳。〉鳶肩而牛腹，〈鳶肩，肩井斗出。牛腹，脅脹。〉谿壑可盈，是不可饜也，〈《水》注川曰谿。壑，溝也。〉必以賄死。」〈後為贊理，受雍子女而抑邢侯，邢侯殺之。〉遂不視。〈不自養視。〉楊食我生，〈楊，叔向邑。食我，叔向子伯石也，其母夏姬之女。〉叔向之母聞之，往，及堂，聞其號也，乃還，曰：「其聲，豺狼之聲，終滅羊舌氏之宗者，必是子也。」〈宗，同宗也。食我既長，黨於祁盈，盈獲罪，晉殺盈及食我，遂滅祁氏、羊舌氏，在魯昭二十八年。〉

叔孫穆子論死而不朽

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，〈在襄二十四年。〉范宣子問焉，〈宣子，晉正卿士匄。〉曰：「人有言曰：『死而不朽』，何謂也？」〈言身死而名不朽滅。〉穆子未對。宣子曰：「昔匄之祖，自虞以上為陶唐氏，〈言在舜世不改堯號。〉在夏為御龍氏，〈夏，夏后孔甲之世。《傳》曰：「陶唐氏既衰，其後曰劉累，學擾龍於豢龍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飲食龍，夏后嘉之，賜氏曰御龍氏。」〉在商為豕韋氏，〈商，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。初，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，大彭、豕韋二國，為商伯。其後商滅豕韋，劉氏自御龍代豕韋，故《傳》曰：「以更豕韋之後。」〉在周為唐、杜氏。〈周，武王之世。唐、杜，二國名。豕韋自商之末，改國於唐，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，遷唐于杜，謂之杜伯。〉周卑，晉繼之，為范氏，其此之謂也？」〈卑，王室微也。晉繼之者，謂為盟主以總諸侯。為范氏者，杜伯為宣王大夫，宣王殺之，其子隰叔去周適晉，生子輿，為晉理官，其孫士會為晉正卿，食邑於范為范氏。〉對曰：「以豹所聞，此之謂世祿，非不朽也。〈世

祿，世食官邑。〉魯先大夫臧文仲，其身歿矣，其言立於後世，〈言其立言可法者，謂若教行父事君，告糴於齊之屬。〉此之謂死而不朽。」

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

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，久而無成。〈成，平也。和，晉和邑之大夫也。爭田之疆界，久而不平。　案：「和，晉和邑之大夫也」，《攷異》卷三：「當作『和大夫，晉和邑之大夫也』十字，今各本誤奪。」〉宣子欲攻之，問於伯華。〈伯華，羊舌赤，魯襄三年，代父職為中軍尉之佐。〉伯華曰：「外有軍，內有事。赤也，外事也，〈言主軍也。〉不敢侵官。〈非其官而舉之，為侵官。〉且吾子之心有出焉，可徵訊也。」〈出，以軍旅出也。徵，召也。訊，問也。〉問於孫林甫，〈林甫，衛大夫孫文子，魯襄十四年，逐衛獻公，立孫剽。二十六年，甯喜殺剽而納獻公，林甫遂以戚叛事晉。〉孫林甫曰：「旅人，所以事子也，唯事是待。」〈旅，客也，言寄客之人，不敢違命。〉問於張老，〈三君云：「張老，中軍司馬也。」昭謂：魯襄三年，悼公以張老為司馬，至襄十六年，平公即位，以其子張君臣代之，此時為上軍將。〉張老曰：「老也以軍事承子，非戎，則非吾所知也。」〈戎，兵也。〉問於祁奚，〈祁奚既老，平公元年，復為公族大夫。〉祁奚曰：「公族之不恭，公室之有回，〈回，邪也。〉內事之邪，〈內，朝內也。〉大夫之貪，是吾罪也。〈大夫，公族大夫也，然則祁奚掌之。〉若以君官從子之私，懼子之應且憎也。」〈外應受我，內憎其非。〉問於籍偃，〈籍偃，上軍司馬籍遊。〉籍偃曰：「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，〈孟，張老字。〉日聽命焉，若夫子之命也，何二之有？〈夫子，張孟。〉釋夫子而舉，〈釋，舍也。舉，動也。〉是反吾子也。」〈吾子，宣子，宣子為上卿。本使我聽命於張孟，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，是反吾子之前令。〉問於叔魚，〈叔魚，叔向之弟。〉叔魚曰：「待吾為子殺之。」

叔向聞之，見宣子曰：「聞子與和未寧，〈寧，息也。〉遍問於大夫，又無決，盍訪之訾祏。〈訾祏，宣子家臣。〉訾祏實直而博，直能端辨之，〈端，正也。辨，別也。〉博能上下比之，且吾子之家老也。〈家臣室老。〉吾聞國家有大事，必順於典刑，〈典，常也。刑，法也。〉而訪諮於耆老，而後行之。」司馬侯見，〈侯，汝叔齊。〉曰：「聞吾子有和之怒，吾以為不信。諸侯皆有二心，是之不憂，〈二心，欲叛晉。〉而怒和大夫，非子之任也。」祁午見，〈午，中軍尉。〉曰：「晉為諸侯盟主，子為正卿，若能靖端諸侯，使服聽命於晉，晉國其誰不為子從，何必和？〈言皆從子之命，何但和大夫乎。〉盍密和，〈和，和平也。〉和大以平小乎！」〈勸以大德平小怨。〉

宣子問於訾祐，訾祐對曰：「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，〈隰叔，杜伯之子。違，避也。宣王殺杜伯，隰叔避害適晉。〉生子輿為理，〈子輿，士蒍之字。理，士官也。〉以正於朝，朝無姦官；為司空，以正於國，國無敗績。〈績，功也。〉世及武子，佐文、襄為諸侯，諸侯無二心。〈父子為世。及，至也。謂士蒍生成伯缺，成伯缺生武子士會。文公五年，士會攝右，為大夫，佐襄公以伯諸侯，諸侯無二心。〉及為卿，以輔成、景，軍無敗政。〈文公生成公，成公生景公。〉及為成師，居太傅，〈唐尚書云：「為成公軍師，兼太傅官。」昭謂：此「成」當為「景」字誤耳，魯宣九年，晉成公卒，至十六年，晉景公請于王，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，且為太傅。〉端刑法，緝訓典，〈緝，和也。〉國無姦民，〈士會為政，盜賊奔秦是也。〉後之人可則，是以受隨、范。〈隨、范，晉二邑。〉及文子成晉、荊之盟，〈文子，武子之子燮也。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，在魯成十二年。〉豐兄弟之國，使無有閒隙，〈豐，厚也。閒隙，瑕釁也。兄弟，鄭、衛之屬。晉、楚為好，不相加戎，所以厚兄弟之國。〉是以受郇、櫟。〈郇、櫟，晉二邑。〉今吾子嗣位，於朝無姦行，於國無邪民，於是無四方之患，而無外內之憂，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。〈三子，子輿、武子、文子。〉今既無事矣，而非和，〈非，恨也。〉於是加寵，將何治為？」〈晉加寵於子，將何為治乎。〉宣子說，乃益和田而與之和。〈以所爭田益之，與之平和也。〉

訾祐死范宣子勉范獻子

訾祐死，范宣子謂獻子〈獻子，宣子之子范鞅。〉曰：「鞅乎！昔者吾有訾祐也，吾朝夕顧焉，〈顧，問也。〉以相晉國，且為吾家。今吾觀女也，專則不能，謀則無與也，〈無賢臣也。〉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鞅也，居處恭，不敢安易，〈易，簡也，不敢自安，而為簡略。〉敬學而好仁，和於政而好其道，〈言己為政貴和，而好說其道。〉謀於眾不以賈好，〈賈，求也。言心樂咨，不以求為好。〉私志雖衷，不敢謂是也，必長者之由。」〈衷，善也。由，從也。〉宣子曰：「可以免身。」

師曠論樂

平公說新聲，〈說，樂也。新聲者，衛靈公將如晉，舍于濮水之上，聞琴聲焉，甚哀，使師涓以琴寫之。至晉，為平公鼓之，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：「止，此亡國之音也。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，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，聞此聲者，必於濮水之上乎！」〉師曠曰：「公室其將卑乎！〈師曠，晉主樂太師子野。〉君之明兆於衰矣。〈兆，形也。　案：《太平御覽·樂部七》引《國語》正文此句，「明」作「萌」，無「於」字。〉夫樂以

開山川之風也，〈開，通也。故八音以通八風。〉以耀德於廣遠也。〈耀，明也。〉風德以廣之，〈風，風宣其德，廣之於四方也。作樂各象其德，韶、夏、護、武是也。〉風山川以遠之，〈遠，遠其德。周禮，每樂一變，各有所致，謂鱗介毛羽之物，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。〉風物以聽之，〈言風化之動，物莫不傾耳而聽。〉修詩以詠之，修禮以節之。夫德廣遠而有時節，〈作之有時，動有禮節。〉是以遠服而邇不遷。」

叔向諫殺豎襄

平公射鵻，不死，〈鵻，鳸，小鳥。〉使豎襄搏之，失。〈豎，內豎，襄，名也。〉公怒，拘將殺之。叔向聞之，夕，〈夕至於朝。〉君告之。叔向曰：「君必殺之。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，殪，以為大甲，〈兕，似牛而青，善觸人。徒林，林名。一發而死曰殪。甲，鎧也。〉以封于晉。〈言有才藝以受封爵。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，射鵻不死，搏之不得，是揚吾君之恥者也。君其必速殺之，勿令遠聞。」〈殺之益聞，詭辭以諫。〉君忸怩，乃趣赦之。〈忸怩，慚貌。〉

叔向論比而不別

叔向見司馬侯之子，撫而泣之，〈撫，拊之也。〉曰：「自此其父之死，吾蔑與比而事君矣！昔者此其父始之，我終之，〈謂其所建為及諫爭，相為終始，以成其事。〉我始之，夫子終之，無不可。」〈無不可，言皆從。〉籍偃在側，曰：「君子有比乎？」〈君子周而不比，故偃問之。〉叔向曰：「君子比而不別。比德以贊事，比也〈贊，佐也。〉引黨以封己，〈引，取也。封，厚也。〉利己而忘君，別也。」〈別，別為朋黨也。〉

叔向與子朱不心競而力爭

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，〈景公，秦穆公之玄孫、桓公之子。鍼，后子伯車也。在魯襄二十六年。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。〈行人，掌賓客之官。員，名也。〉行人子朱曰：「朱也在此。」叔向曰：「召子員。」子朱曰：「朱也當御。」〈當，直也。御，進也。言次應直事。〉叔向曰：「肹也欲子員之對客也。」子朱怒曰：「皆君之臣也，班爵同，〈與員同也。〉何以黜朱也？」〈黜，退也。〉撫劍就之。叔向曰：「秦、晉不和久矣，今日之事幸而集，〈集，成也。〉子孫饗之。〈饗，饗其福。饗，或為賴。〉不集，三軍之士暴骨。〈必復戰鬥。〉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，子常易之。〈易，變也。〉姦以

事君者，吾所能禦也。」拂衣從之，〈拂，褰也。〉人救之。平公聞之曰：「晉其庶乎！〈庶幾於興。〉吾臣之所爭者大。」師曠侍，曰：「公室懼卑，其臣不心競而力爭。」

叔向論忠信而本固

諸侯之大夫盟于宋，〈盟在魯襄二十七年，晉、楚始同盟，以弭諸侯之兵。〉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，〈子木，屈到之子屈建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將盟，楚人衷甲。」襲，掩也。〉曰：「若盡晉師而殺趙武，則晉可弱也。」〈趙武，晉正卿文子也。〉文子聞之，謂叔向曰：「若之何？」叔向曰：「子何患焉。忠不可暴，〈不可侵暴。〉信不可犯，〈犯，陵也。〉忠自中，〈自中出也。〉而信自身，〈身行信也。〉其為德也深矣，其為本也固矣，故不可拑也。〈拑，動也。〉今我以忠謀諸侯，〈謀安諸侯。〉而以信覆之，〈覆驗其忠。〉荊之逆諸侯也亦云，〈亦云欲弭兵為忠信。逆，迎也。〉是以在此。若襲我，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。〈塞，絕也。〉信反必斃，〈斃，踣也。〉忠塞無用，〈無以用諸侯也。〉安能害我？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，諸侯何望焉。為此行也，荊敗我，諸侯必叛之，〈以弭兵召諸侯，而衷甲以襲晉，故諸侯必叛之。〉子何愛於死，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，何懼焉？」〈言晉有信，諸侯必歸之。〉是行也，以藩為軍，〈藩，籬落也。不設壘壁。〉攀輦即利而舍，〈攀，引也。輦，輦車也。即，就也。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。〉候遮扞衛不行，〈候，候望。遮，遮罔。晝則候遮，夜則扞衛。扞衛，謂羅圍、狗附也。張羅圍，去壘五十步而陳，周軍之前後左右，彊弩注矢以誰何，謂之羅圍。又二十人為曹輩，去壘三百步，畜犬其中，或視前後、左右，謂之狗附。皆昏而設，明而罷。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，以視聽候望，明而設，昏而罷。不行者，不設之。〉楚人不敢謀，畏晉之信也。〈畏晉守信，諸侯與之，故不敢謀。〉自是沒平公無楚患。

叔向論務德無爭先

宋之盟，〈弭兵之盟。〉楚人固請先歃。〈楚人，子木。歃，歃血也。〉叔向謂趙文子曰：「夫霸王之勢，在德不在先歃，子若能以忠信贊君，〈贊，佐也。〉而裨諸侯之闕，〈裨，補也。闕，缺也。〉歃雖在後，諸侯將載之，何爭於先？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，〈政以賄成。〉今雖先歃，諸侯將棄之，何欲於先？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，〈岐山之陽。〉楚為荊蠻，〈荊州之蠻。〉置茅蕝，設望表，與鮮卑〈案：「鮮卑」，公序本作「鮮牟」。注同。〉守燎，故不與盟。〈置，立也。蕝，謂束茅而立之，所以縮酒。望表，謂望祭山川，立木以為表，表其位也。鮮卑，東夷國。燎，庭燎也。〉今將與狎主諸侯

之盟，唯有德也，〈狎，更也。〉子務德無爭先，務德，所以服楚也。」乃先楚人。〈讓使楚先。〉

趙文子請免叔孫穆子

虢之會，〈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，在魯昭元年。〉魯人食言，〈食，偽也。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，欲以脩好弭兵，尋盟未退，而魯伐莒取鄆，是虛偽其言。〉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，〈令尹圍，楚恭王之子。〉樂王鮒求貨焉不予。〈鮒，晉大夫樂桓子也。〉趙文子謂叔孫曰：「夫楚令尹有欲於楚，〈欲得楚國。〉少懦於諸侯。〈懦，弱也。以諸侯為弱。〉諸侯之故，求治之，不求致也。〈故，事也。必欲治之，非但求致之而已。〉其為人也，剛而尚寵，〈尚，好也。好自尊寵。〉若及，必不避也。〈以事及於罪者，必加治戮，無所避也。〉子盍逃之？不幸，必及於子。」對曰：「豹也受命於君，以從諸侯之盟，為社稷也。〈為欲衛社稷也。〉若魯有罪，而受盟者逃，必不免，〈不免於討。〉是吾出而危之也。若為諸侯戮者，魯誅盡矣，必不加師，請為戮也。夫戮出於身實難，〈難居也。〉自他及之何害？〈何害於義。〉苟可以安君利國，美惡一心也。」〈美生惡死。〉

文子將請之於楚，樂王鮒曰：「諸侯有盟未退，而魯背之，安用齊盟？〈齊，一也。〉縱不能討，又免其受盟者，晉何以為盟主矣，〈言無以復齊一諸侯。〉必殺叔孫豹。」文子曰：「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，可無愛乎！若皆卹國如是，則大不喪威，而小不見陵矣。若是道也果，〈果，必行也。〉可以教訓，何敗國之有！吾聞之曰：『善人在患，弗救不祥；惡人在位，不去亦不祥。』必免叔孫。」固請於楚而免之。

趙文子為室張老謂應從禮

趙文子為室，〈室，宮也。〉斲其椽而磨之，〈椽，榱也。磨，磨也。〉張老夕焉而見之，〈見匠者為之也。〉不謁而歸。〈謁，告也。〉文子聞之，駕而往，曰：「吾不善，子亦告我，何其速也？」〈速，去速也。〉對曰：「天子之室，斲其椽而磨之，加密石焉；〈密，細密文理。石，謂砥也。先粗磨之，加之密砥。〉諸侯磨之；〈無密石也。〉大夫斲之；〈不磨。〉士首之。〈斲其首也。〉備其物，義也；〈物備得宜，謂之義。〉從其等，禮也。〈從尊卑之等，謂之禮。〉今子貴而忘義，富而忘禮，吾懼不免，何敢以告。」文子歸，令之勿磨也。匠人請皆斲之，〈通更斲之。〉文子曰：「止。為後世之見之也，〈為，使也。〉其斲者，仁者之為也，其磨者，不仁者之為也。」

趙文子稱賢隨武子

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，〈「原」，當作「京」也。京，晉墓地。〉曰：「死者若可作也，〈作，起也。〉吾誰與歸？」叔向曰：「其陽子乎！」〈陽子，處父。〉文子曰：「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，不免其身，〈廉直，剛而無計，為狐射姑所殺。〉其知不足稱也。」〈稱，述也。〉叔向曰：「其舅犯乎！」文子曰：「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，其仁不足稱也。〈見利。見全身之利。謂與晉文避難，至將反國，無輔佐安國之心，授璧請亡，其仁不足稱也。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，要君以利也。〉其隨武子乎！〈武子，范會。〉納諫不忘其師，〈言聞之於師。〉言身不失其友，〈身有善行，稱友之道。〉事君不援而進，〈進，進賢也。〉不阿而退。」〈阿，隨也。退，退不肖也。言不隨君，必欲進賢退不肖。〉

秦后子謂趙孟將死

秦后子來奔，〈后子，景公之弟鍼。來在魯昭元年。〉趙文子見之，問曰：「秦君道乎？」〈問有道否。〉對曰：「不識。」〈難即言之，故曰不識。〉文子曰：「公子辱於敝邑，必避不道也。」對曰：「有焉。」〈有不道事。〉文子曰：「猶可以久乎？」對曰：「鍼聞之，國無道而年穀穌熟，〈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，天不譴覺，必恃而驕也。〉鮮不五稔。」〈鮮，少也。稔，年也。少不至五年而亡也。〉文子視日曰：「朝夕不相及，誰能俟五！」〈言朝恐不至夕。〉文子出，后子謂其徒〈徒，從者也。〉曰：「趙孟將死矣！夫君子寬惠以卹後，猶恐不濟。今趙孟相晉國，以主諸侯之盟，思長世之德，歷遠年之數，猶懼不終其身；今忘日而澶歲，，〈忘，偷也。澶遲也。〉怠偷甚矣，〈怠，懈也。偷，苟也。〉非死逮之，必有大咎。」〈逮，及也。大咎，非常之禍。〉冬，趙文子卒。

醫和視平公疾

平公有疾，秦景公使醫和視之，〈和，名也。〉出曰：「不可為也。〈為，治也。〉是謂遠男而近女，〈遠師輔，近女色。〉惑以生蠱；〈惑於女以生蠱疾。〉非鬼非食，惑以喪志。〈疾非鬼神，亦非飲食，生於淫惑，以喪其志。〉良臣不生，天命不祐。〈祐，助也。良臣，謂趙孟。不生，將死。〉若君不死，必失諸侯。」趙文子聞之曰：「武從二三子〈二三子，晉諸卿。〉以佐君為諸侯盟主，於今八年矣，內無苛慝，諸侯不二，

〈苛，煩也。慝，惡也。〉子胡曰『良臣不生，天命不祐』？」對曰：「自今之謂。〈從今以往。〉和聞之曰：『直不輔曲，明不規闇，〈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，使至淫惑。〉拱〈案：「拱」，公序本作「搖」。注同。〉木不生危，〈拱木，大木也。危，高險也。〉松柏不生埤。』〈埤，下濕也。以言文子不久存。〉吾子不能諫惑，使至於生疾，又不自退而寵其政，〈寵，榮也。〉八年之謂多矣，〈已為多也。〉何以能久！」文子曰：「醫及國家乎？」對曰：「上醫醫國，〈止其淫惑，是為醫國。〉其次疾人，固醫官也。」〈官，猶職也。〉文子曰：「子稱蠱，何實生之？」對曰：「蠱之慝，穀之飛實生之。〈慝，惡也。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，穀為之飛，若是類生蠱疾也。〉物莫伏於蠱，莫嘉於穀，〈伏，藏也。嘉，善也。〉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。〈穀氣起則蠱伏藏，穀不朽蠹而人食之，章明之道也。〉故食穀者，晝選男德以象穀明，〈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，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。〉宵靜女德以伏蠱慝，〈靜，安也。伏，去也。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，以去己蠱害之疾。言蠱害穀，猶女害男。〉今君一之，〈一，一晝夜也。〉是不饗穀而食蠱也，〈蠱，喻女也。〉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。〈皿，器也。為蠱作器而受也。〉夫文，『蟲』、『皿』為『蠱』，吾是以云。」〈文，字也。〉文子曰：「君其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若諸侯服不過三年，不服不過十年，〈諸侯服，則專於色。〉過是，晉之殃也。」〈過十年，荒淫之禍及國。〉是歲也，趙文子卒，諸侯叛晉，〈叛晉從楚。〉十年，平公薨。〈十年，後十年，在魯昭十年。〉

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祿

秦后子來仕，〈避景公，仕於晉。〉其車千乘。〈從車千乘。〉楚公子干來仕，其車五乘。〈子干，恭王之庶子公子比。魯昭元年，楚公子圍弒郟敖，子干奔晉。〉叔向為太傅，實賦祿，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，〈宣子，韓起，代趙文子為政。〉對曰：「大國之卿，一旅之田，〈公之孤四命，五百人為旅，為田五百頃。〉上大夫，一卒之田。〈上大夫一命，百人為卒，為田百頃。〉夫二公子者，上大夫也，皆一卒可也。」宣子曰：「秦公子富，若之何其鈞之？」〈鈞，同也。〉對曰：「夫爵以建事，〈事，職事也。〉祿以食爵，〈隨祿尊卑。〉德以賦之，功庸以稱之，〈稱，副也。〉若之何以富賦祿也！夫絳之富商，韋藩木楗以過於朝，〈韋藩，蔽前後。木楗，木檐也。〉唯其功庸少也，〈言無功庸，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。〉而能金玉其車，文錯其服，〈文，文織。錯，錯鏤。言富商之財，足以金玉其車，文錯其服，以無爵位，故不得為耳，則上韋藩木楗是也。〉能行諸侯之賄，〈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。〉而無尋尺之祿，無大績於民故也。〈績，功也。八尺曰尋。〉且秦、楚匹也，若之何其回於富也。」〈回，曲也。〉乃均其祿。

鄭子產來聘

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，〈簡公，僖公之子嘉也。成子，子產之謚，鄭穆公之孫、子國之子也。〉平公有疾，韓宣子贊授客館。〈贊，導也。〉客問君疾，對曰：「寡君之疾久矣，上下神祇無不遍諭，〈諭，謂祭祀告謝。〉而無除。今夢黃熊入於寢門，〈公夢熊似羆。〉不知人殺乎，抑厲鬼邪！」〈人殺，主殺人。厲鬼，惡鬼。〉子產曰：「以君之明，子為大政，其何厲之有？〈大政，美大之政。〉僑聞之，〈僑，子產名。〉昔者鯀違帝命，殛之于羽山，〈帝，堯也。殛，放而殺也。〉化為黃熊，以入于羽淵，〈羽山之淵，鯀既死而神化也。〉實為夏郊，〈禹有天下而郊祀也。〉三代舉之。〈舉，謂不廢其禮。〉夫鬼神之所及，〈吉凶所及。〉非其族類，則紹其同位，〈紹，繼也。殷、周祀之是也。〉是故天子祀上帝，〈上帝，天也。〉公侯祀百辟，〈以死勤事，功及民者。〉自卿以下不過其族。〈族，親族也。〉今周室少卑，〈卑，微也。〉晉實繼之，〈謂為盟主統諸侯也。〉其或者未舉夏郊邪？」宣子以告，祀夏郊，〈為周祀也。〉董伯為尸，〈董伯，晉大夫。神不歆非類，則董伯其姒姓乎！尸，主也。〉五日，公見子產，〈祭後五日，平公有瘳，故見之。〉賜之莒鼎。〈莒鼎出於莒。《傳》曰：「賜子產莒之二方鼎。」方鼎，鼎方上也。〉

叔向論憂德不憂貧

叔向見韓宣子，宣子憂貧，叔向賀之，宣子曰：「吾有卿之名，而無其實，〈實，財也。〉無以從二三子，〈從，隨其賻贈之屬。〉吾是以憂，子賀我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，〈上大夫一卒之田，欒書為晉上卿，而又不及。〉其宮不備其宗器，〈宮，室。宗器，祭器。〉宣其德行，順其憲則，使越于諸侯，〈越，發聞也。〉諸侯親之，戎、狄懷之，〈懷，歸也。〉以正晉國，行刑不疚，〈疚，病也。〉以免於難。〈免弒君之難。〉及桓子驕泰奢侈，貪慾無藝，〈藝，極也。桓子，欒書之子黶。〉略則行志，〈略，犯也。則，法也。〉假貸居賄，〈居，蓄也。〉宜及於難，而賴武之德，以沒其身。及懷子改桓之行，而修武之德，〈懷子，桓子之子盈也。〉可以免於難，而離桓之罪，以亡於楚。〈亡，奔。〉夫郤昭子，〈郤至也。〉其富半公室，其家半三軍，恃其富寵，以泰于國，〈奢泰於國。〉其身尸於朝，其宗滅於絳。不然，夫八郤，五大夫三卿，〈三卿，郤錡、郤犨、郤至，又有五人為大夫也。〉其寵大矣，一朝而滅，莫之哀也，唯無德也。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，吾以為能其德矣，〈能行其德。〉是以賀。若不憂德之不建，而患貨之不足，將弔不暇，何賀之有？」宣子拜稽首焉，曰：「起也

將亡，賴子存之，非起也敢專承之，〈專獨承受。〉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。」〈桓叔，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。桓叔生子萬，受韓以為大夫，是為韓萬。〉